

写好中国文字的每一个句子

贾平凹

《消息》出版了,关于这本书,关于我的写作,我有几点想法。

首先,在现代化的全球视野下,中国文学应是什么状态和有什么可能?面对着人类的困境,精神的出路会是怎样,我们有什么可能?人与人的关系,人与物的关系,换一句话说,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态度,还会有什么可能?作为一个写作者,这些问题这么多年来一直拷问着我。

《消息》出版后,有一作家读了,来和我交谈。他说书名应该叫“太息”。因为屈原有“长太息以掩涕兮,哀民生之多艰”,苏轼有“哀吾生之须臾,羡长江之无穷”。这样说来,“太息”与书的内容更相宜。我觉得他说的也对,但我还是喜欢“消息”。这本书写的是生生不息的土地和生活在土地上的人群,表达的是生命短暂与自然永恒之理。它是大地散发的气息,气息也就是风,大地吹动的风,“消息”气泛些,实在些,也适合当代人的用语习惯。

这些年来,我走过许多地方,我的想法是尽可能多走走。我走的不是大城市,不是旅游景点,而是陕西境内和陕西周围,主要围绕着秦岭和黄河。

我在追逐现代化、继承民族传统的时候,民间的东西是新鲜的、蓬勃的,它们是接续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力量。

以前的写作,我曾经说过,我是为一部分人写的。如天下有川菜、湘菜,有粤菜、淮扬菜,每一种菜都不可能让所有人喜欢。吃辣的到川菜馆、湘餐馆,吃甜淡的到粤餐馆和淮扬菜馆。我的写作只是给一部分人写的。但现在这观念变了,因为我读了一些重要的经典,受到了启发,启发我要更关注有情众生,我的写作的受众要再扩大,要探究天地自然的东西,要追问人性的灵魂的东西,而不仅仅是一种好玩的故事和一种游戏的文字。

我是个纯粹的写作者。因为全部精力投入在写作中,写了那么多,我没心思和时间去顾及别的,也顾及不了别的。尤其70岁后,对生活已无要求,就是写作,只是写作,如唱戏的只是唱,画画的只是画。

为写好中国文字的每一个句子,年轻时我曾学习明清文学的文气和笔致,60岁后转向,更多倾心于汉文学、魏晋文学。它们有雄伟苍茫的境界,有人生的感慨和叹喟,有纯正和趣味

的文笔。我一心想着怎么写出混沌感、筋道感。其间又爱听秦腔、蒲剧、豫剧,我在文字里借鉴了它们许多。

还有,我不喜欢体裁上分得太细。文体是流变的。四川人最擅长在饮食上的食材搭配,在房子装修上的材料搭配,看似乱搭,却别有味道,别有花样,形成了独特风格。现在农林科技发展,出现了许多新水果,都是各种果树杂交和嫁接而成的。我当年主编《美文》杂志,学术报告、导演手记、考察记录、书画策展,只要传达了人生经验和智慧,文字有趣,我都编辑刊出。

其实,对我来说,写作是越写越难,越写越不自信,越写越是战战兢兢。《消息》也是这样。它出版后,我在留意社会对它的反应。对于饭菜,有的人吃营养,有的人吃味道。这本书是否有营养,是否有味道?这将听从读者的评判,以调整我以后的写作。



▲水彩画《漓江待渡》,作者张漾兮,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

·诗歌征文选登·

以青春命名的词语

韩熠伟

风压低了身子
这是一场无声的对话
雨水把心事约出来
在鸟鸣声中反复淘洗
在深秋之时
一定会有一些
以青春命名的词语

大声呼喊
那些迷路的庄稼就会顺着音频
重新修补季节的缺口
这一刻
我们仿佛都在属于自己的白纸上
尽情描绘
青春的印记

本版邮箱:dadi@peopledaily.cn

本版责编:张健

叫了很多年老黄,老黄却从不见老。

那年冬天,我从租房搬至渔婆路时,已办了退休手续的老黄就是这个样子。15年过去了,老黄还是这个样子,精神抖擞,中气十足,身上没一块赘肉。

——没有赘肉,不是保养得好,而是他是个忙碌的人,比如他养的盆栽总是茂盛如热带植物,他的自行车库总是整洁得如同家里的客厅,他送孙女上学的自行车总是锃亮如新。

除了忙自家的事,老黄还忙我们南楼北楼的事。南楼北楼是连在一起的商品房,从一开始就没有物业。因为没有物业,楼里的杂事就挺多的,都需要人干。

老黄揽下了这些活,而且做的全是义务工。每次上班前,都见到他弯腰在打扫楼梯,我想要停下来帮忙,老黄总是不同意,说我的工作忙,别耽误上班。昏暗楼道里的节能灯也是老黄装上的。每次摁楼道灯开关的时候,我都生出一丝愧疚。楼里32户人家,多亏了老黄的默默奉献。

老黄为大家做了太多的好事。做得多了,大家的心里都念着老黄。如果一段时间见不到他,大家见面都问,老黄呢,老黄去哪里了?

前年冬天,冰冻严重,自来水低压供水。我家在五楼,水龙头不出水了。老黄家在三楼,老黄说,水龙头里还有涓涓细流,并且热情地邀请我去他家取水。到了他家,还真是涓涓细流,接一桶水要等很长的时间。我想只要一桶

鹿余亮

我走的是乡土,既有比较繁荣的、先进的地方,也有比较偏僻的、落后的地方。我要看那里的山川河流,看那里的族类人群。我们这些写作的人,尤其是我,在城里待得太久,对乡上的好多认知是过去式的、概念化的。我想走到真正的生活中,看到真实的、当下的农村和社会。正如我常说的“还原成语”,我们只知道成语,却不知道形成成语前的原生状态。

如今我已经是七十四岁的人了,这么走动,身体是疲劳的,情绪却是最爱的东西。正如我常说的那几句话,“看山是山,看水是水”,这是我初去看到的情景,“看山不是山,看水不是水”,这其中有了我的存在,又如何进入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外,“看山还是山,看水还是水”,这是我返回城里的所思所想。

之所以这么走动,从写作的角度讲,我更是在寻找民间的东西。当我

儿,出发之前,有人“恶作剧”,告诉他在北乡喝茶,一定要喝到主人不再敬了为止。老人信以为真。到了女儿家,亲翁很热情,端上来一盘热茶,放了茴香,加了芝麻豆子,那是待客的最高礼节。老人端起茶杯就喝,一杯又一杯,喝了5盘茶,差不多50杯,亲翁还在续茶。实在喝不动了,只得告饶。后来女儿回娘家,父亲问道:“北乡招待客人,怎么要先灌茶呢?上次我都快淹死了!”女儿得知原委,才知道父亲被人耍了一把。

在北乡,以前家家户户都种茶树,最老的茶树有300年树龄。茶叶大都是自家烟熏的。堆积的新叶,温暖的炭火,柔软地揉揉,粗糙地碾压。从灶台或烤房里升起的一缕青烟,带着秕谷的气息,在濡湿的茶叶间游走、缠绕,捎走水分和苦涩,留下小小的烟呛和淡淡的清香……时间是最好的调味师,会按照自己的方法,给每一款茶叶打上温馨的印记。

在茶中加入茴香,是北乡茶的一大特色。那是一种有着泥土的芬芳、春风的柔软和北乡山水特质的味道。茴香是房前屋后种的,三五棵足够,香味浓郁,纯正,与茶香相融相辅。也有不喜欢放茴香的,不要担心,只需伸手捏住那根翘起的茴香柄,轻轻一提,便可把茴香从茶水中“请”出去。

我喜欢北乡的茶,加一棵茴香,那是我20年前到姐姐家第一次喝到的味道,也是浓厚的亲情的味道。我想,该去姐姐家了,喝一杯,不,喝一盘热气腾腾的茴香茶。



风压低了身子
这是一场无声的对话
雨水把心事约出来
在鸟鸣声中反复淘洗
在深秋之时
一定会有一些
以青春命名的词语

大声呼喊
那些迷路的庄稼就会顺着音频
重新修补季节的缺口
这一刻
我们仿佛都在属于自己的白纸上
尽情描绘
青春的印记

本版邮箱:dadi@peopledaily.cn

本版责编:张健

上世纪70年代初,我第一次过南渡河,看着那往来的轮渡,像一头年迈的水牛,在水面上划出两道波纹,慢慢扩散开去。渡船上的工人,皮肤黝黑,皱纹间夹着风霜的痕迹。他们口含哨子,手持小旗,指挥车辆停靠。河岸排着长龙似的车队和人群等待过河,车多是货车,载满各色货物,要往海南岛去。司机们每每下车,三三两两聚在一处,说着闲话,眼睛不时瞟向那渡船,计算着何时能轮到自己上船。

当时,我看到那情景,河北梆子《渡口》的歌词不禁脱口而出:

潯潯江河天上来,
彩云朵朵水中开。
小小渡船托重载,
日夜送往又迎来。

虽然《渡口》所描述的小渡船跟南渡河上的轮渡不可同日而语,“小小渡船托重载,日夜送往又迎来”却是南渡河渡口的真实写照。

雷州半岛是大陆通往海南岛的必经之地,207国道穿雷州城而过,城下的南渡河渡口就成了南来北往的要塞了。

由于车辆多,渡船少,每辆等着过车的车辆都得在渡口耗去近一个小时的时间。对远道而来的客人来说,这无疑是最烦人的路段,可对于渡口附近村庄的村民而言,渡口是个销售特产的好地方。无论白天黑夜,24小时都有船客,所以道路两旁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临时建筑,像一个小集市,有快餐铺、小吃档,还有各式档的特产品店。为了拉来生意,推销特产的姑娘们手举托盘,把货物送到汽车窗口,任客人挑选。像红薯、玉米、炒花生还有米饭团子等,在上世纪70年代经济还比较困难的时候,成了旅途充饥的上品,深受船客青睐。不过销量最大的还是雷州蒲草织品,如蒲草花席、蒲草袋、蒲草笠等。这些商品既便宜实用又美观大方,还有浓郁的地方特色,南来北往的客人特别喜欢,几乎成了必买品。如果碰上刮台风或者下暴雨,渡船停

那年我16岁,大姐26岁。

那天中午,大姐在单位的会议室摆了两桌,算是在娘家办了酒席。河南农村结婚的规矩是女方前一天先在家里办酒席,招待客人,第二天才去男方家里,男方摆酒。大姐没有在梁庄老家摆酒,因为家里没人,父亲在母亲去世后突然放自自我浪迹江湖,二姐、三姐已出嫁,哥哥在外打工,我在师范读书。小妹哪里去了?我现在没有一点印象,她应该只能在家里,因为当时她在读初中。

家里没有人主持,也没有钱去请远亲近邻,大姐索性就在城里办两桌,通知同事朋友,自己要结婚了。冬天,很冷。大姐在单身宿舍的小油炉上,一锅一锅地炒菜,铲出来,分成两盘,端到走廊另一端的会议室里,然后回来接着炒。我记不得是什么菜了,也记不得我是否帮了忙,来了多少客人,我只记得炒菜蒸腾出来的热气迅速凝结成一层薄雾,大姐的脸庞在薄雾里一会儿显现,一会儿消失。她在非常严肃、专注地对付那口借来的、和小油炉不配套的大炒锅,它在油炉上面,随着锅铲的移动总是呈现出摇摇欲坠的姿态。不知道为什么,少年的我一直记得这个场景,总觉得大姐的脸庞里藏着很深的孤独和忧伤。当然,也许是因为在那天深夜我听到了她低低的啜泣声,我把那啜泣声和那天中午的脸庞混在一起,随着时间的涸染,慢慢合二为一了。

那晚我听到了大姐的啜泣声,我睡在床的另一头,吓得一动不敢动,我充满了羞愧。尽管当时我只有16岁,但是,我知道,大姐的艰难和孤独有相当一部分是我带来的,因为我的存在,因为我和另外几个姐姐哥哥的存在,使得她的人生坠入极为艰难的地步,使得她不能在自己人生最重要的场合欢欢喜喜,甚至连更多的祝福也没有得到。

那个时候,我没有能力仔细分析我的羞愧,我只是想把自己缩到最小,缩到大姐忘记床另一头的存在。可是,那是冬天,我们那儿没有暖气,我和大姐只有紧紧贴着身体才能勉强保暖。也许是大姐意识到了我的僵硬,或者我的发抖,她用手轻轻拍着我的腿,我放松下来,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。

我时常回忆起这个场景,但我从没有和大姐提过,我也几乎没和任何人提过。我忘记有没有在我的作品中提到过,那不重要。重要的是,即使现在,我回想起来,仍觉得我是那个浑身发抖的少年,而大姐,是在出嫁前一晚独自哭泣的新娘。

自母亲生病躺在床上开始,18岁的大姐被迫承担了照顾4个妹妹和1个弟弟的责任。那时她刚刚考上中专。那时的中专毕业可以有很好的工作。入学时母亲给她做了的确良上衣和涤纶裤子,她告别母亲,穿着新衣高高兴兴去上学了。然后,在她下一次回家时,母亲已然因为中风躺在了床上。那是漫长的艰难岁月,我不知道日子是怎么一天天过去的,我只知道,我们有个大姐,是她像定海神针一样,让惶惶不安的我们好像并非全然无依无靠。

大姐始终把我们当孩子,她一边高兴于我们一个个成家立业,一边愤怒于我们一个个脱离她的掌控,不听她的教诲并因此一次次陷入人生的困境。她像只老母鸡一样,看着越来越庞大的鸡群,明显力不从心,却不承认自己的衰老和孩子们与她的情感的距离。

面对大姐,我的羞愧感是真实存在的。在朦胧中,我知道,她只是大姐,不是我的母亲,不是我的父亲,她没有天然的责任一定要照顾我们。但是她不单让我们有饭吃,还希望我们接受教育,改变命运。我记得那些看着大姐的怜悯的目光,我记得大姐在相亲时被提到的一句“她家负担很重啊”,我记得大姐更年轻时曾经恋爱过,但最终因为她身后“可怕的一群”而被迫分手。这些零零碎碎的信息像大山一样压着少不更事的我,我知道我们给大姐带来麻烦了,可是,我们

那年我16岁,大姐26岁。

那天中午,大姐在单位的会议室摆了两桌,算是在娘家办了酒席。河南农村结婚的规矩是女方前一天先在家里办酒席,招待客人,第二天才去男方家里,男方摆酒。大姐没有在梁庄老家摆酒,因为家里没人,父亲在母亲去世后突然放自自我浪迹江湖,二姐、三姐已出嫁,哥哥在外打工,我在师范读书。小妹哪里去了?我现在没有一点印象,她应该只能在家里,因为当时她在读初中。

家里没有人主持,也没有钱去请远亲近邻,大姐索性就在城里办两桌,通知同事朋友,自己要结婚了。冬天,很冷。大姐在单身宿舍的小油炉上,一锅一锅地炒菜,铲出来,分成两盘,端到走廊另一端的会议室里,然后回来接着炒。我记不得是什么菜了,也记不得我是否帮了忙,来了多少客人,我只记得炒菜蒸腾出来的热气迅速凝结成一层薄雾,大姐的脸庞在薄雾里一会儿显现,一会儿消失。她在非常严肃、专注地对付那口借来的、和小油炉不配套的大炒锅,它在油炉上面,随着锅铲的移动总是呈现出摇摇欲坠的姿态。不知道为什么,少年的我一直记得这个场景,总觉得大姐的脸庞里藏着很深的孤独和忧伤。当然,也许是因为在那天深夜我听到了她低低的啜泣声,我把那啜泣声和那天中午的脸庞混在一起,随着时间的涸染,慢慢合二为一了。

那晚我听到了大姐的啜泣声,我睡在床的另一头,吓得一动不敢动,我充满了羞愧。尽管当时我只有16岁,但是,我知道,大姐的艰难和孤独有相当一部分是我带来的,因为我的存在,因为我和另外几个姐姐哥哥的存在,使得她的人生坠入极为艰难的地步,使得她不能在自己人生最重要的场合欢欢喜喜,甚至连更多的祝福也没有得到。

那个时候,我没有能力仔细分析我的羞愧,我只是想把自己缩到最小,缩到大姐忘记床另一头的存在。可是,那是冬天,我们那儿没有暖气,我和大姐只有紧紧贴着身体才能勉强保暖。也许是大姐意识到了我的僵硬,或者我的发抖,她用手轻轻拍着我的腿,我放松下来,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。

我时常回忆起这个场景,但我从没有和大姐提过,我也几乎没和任何人提过。我忘记有没有在我的作品中提到过,那不重要。重要的是,即使现在,我回想起来,仍觉得我是那个浑身发抖的少年,而大姐,是在出嫁前一晚独自哭泣的新娘。

自母亲生病躺在床上开始,18岁的大姐被迫承担了照顾4个妹妹和1个弟弟的责任。那时她刚刚考上中专。那时的中专毕业可以有很好的工作。入学时母亲给她做了的确良上衣和涤纶裤子,她告别母亲,穿着新衣高高兴兴去上学了。然后,在她下一次回家时,母亲已然因为中风躺在了床上。那是漫长的艰难岁月,我不知道日子是怎么一天天过去的,我只知道,我们有个大姐,是她像定海神针一样,让惶惶不安的我们好像并非全然无依无靠。

大姐始终把我们当孩子,她一边高兴于我们一个个成家立业,一边愤怒于我们一个个脱离她的掌控,不听她的教诲并因此一次次陷入人生的困境。她像只老母鸡一样,看着越来越庞大的鸡群,明显力不从心,却不承认自己的衰老和孩子们与她的情感的距离。

面对大姐,我的羞愧感是真实存在的。在朦胧中,我知道,她只是大姐,不是我的母亲,不是我的父亲,她没有天然的责任一定要照顾我们。但是她不单让我们有饭吃,还希望我们接受教育,改变命运。我记得那些看着大姐的怜悯的目光,我记得大姐在相亲时被提到的一句“她家负担很重啊”,我记得大姐更年轻时曾经恋爱过,但最终因为她身后“可怕的一群”而被迫分手。这些零零碎碎的信息像大山一样压着少不更事的我,我知道我们给大姐带来麻烦了,可是,我们

这是我所理解的亲情。是大姐用自己的生命给我的阐释。它属于亲情的某一部分本质形态,值得我们铭记。

我是在大姐负重的翅膀下长大的,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。在某种意义上,为了让我们更好地长大,大姐付出了她绝大部分的心力,也包括她的健康和温和的性格。如果她当时不付出那么多,也没有人会过问谴责她,毕竟,她只是一个姐姐。

可是,大姐做了。我想,这就是生活带给我的希望,这就是大姐带给我的希望。她让我看到生命的另一种意义,即,在相互依存中所生发出来的人性庄严。我不想从独立的人的存在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,我想说的是,虽然今天我们常常从个人化的角度谈论这些话题,但是,在当时我们兄弟姐妹还小的时候,因为大姐的奉献,她的5个弟弟妹妹活了下来并且过上了还不错的生活,这种爱不是爱吗?这难道不是亲情的一种吗?难道不是人类在很多艰难时刻能够存活下来的重要原因吗?

我当然并不颂扬大姐这样的牺牲,我宁肯大姐只为她自己,活出更舒畅的一生,但是,我这样说说是虚弱的。我只能说,对我而言,幸亏有了大姐。

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,大姐生日的时候,我们姊妹几个会腾出时间,买一束花送给大姐,请她吃饭,喝下午茶,逼着她去商店买衣服,我们在一起相互“批判”,也回忆着过往,看着大姐开心,我们也很开心。

而大姐退休那一年,因为怕大姐突然转换生活场不适应,二姐、三姐、小妹轮流去陪她,在一起生活,给她做饭,陪她打牌,哄她开心。当然,在许多时候,也接受她的数落。

在我们家里,如果大姐高兴了,一家人像得到奖赏一样,一个个兴致勃勃;如果大姐生气了,一个个垂头丧气的,会互相打电话问怎么又惹大姐生气了。我们不自觉受大姐的召唤,围在她身边,讨好她,尽最大努力去爱她。

有一种东西把我们紧紧联结在一起,那就是长大的我们意识到大姐的奉献,我们因此感激她。更为重要的是,这漫长的岁月中,大姐对我们的呵护、奉献和教育变为生命之间最为密切的关联,我们彼此依靠,相互慰藉,来共同抵抗并感受这生命中的艰难和美好。

这是我所理解的亲情。是大姐用自己的生命给我的阐释。它属于亲情的某一部分本质形态,值得我们铭记。

风驰电掣。

今天,每当我驾车驶上那些新建的大桥,望着桥下奔涌的碧波,“一桥飞架南北,天堑变通途”的豪气就在心中翻滾。我还想起过去的很多事。我记得,在改革开放之初,每次到广州出差,走一趟要一宿,更早的时候,甚至要一天一夜。如今,大桥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,一座更比一座雄伟、漂亮。虎门大桥如巨龙卧波,南沙大桥车流如织,深中通道壮观无比……其中,很多大桥还创造了奇迹,就像深中通道,它是当今世界上综合建设难度最大的跨海集群工程之一,而港珠澳大桥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。各种桥梁的建成,逐渐替换掉慢悠悠的轮渡,让一个又一个渡口悄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。

小小渡口就是一个缩影,让我看到了城市风貌的不断更新,更看到了时代的飞速发展。

